

我们的节日·春节



2009, 温暖让我们在路上

李瑾 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另一种严寒中,我们迎来又一个新春佳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意味着团圆,代表着辞旧迎新、吐故纳新,人们希冀新年能够一扫阴霾,获得再次启程的力量,而家的温暖,便是这力量的来源。 年年春运,一票难求年年,再艰难的旅途,都无法阻挡人们回家的脚步。2009年,这一问题首次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1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有关春运火车“一票难求”问题的信息上作出重要批示,称今年春运供求矛盾十分严峻,并要求铁道部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并公布于众,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 一票难求的根本矛盾在于有限的运力与巨大的需求。在国家宣布扩大内需的一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整体来说,它意味着团圆、喜庆、迎新等美好情愫。深入来说,中国文化中孝敬老人、朋友情深、美食文化、民俗文化等内涵都在春节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春节的喜庆吉利,很多年轻人在春节结婚、乔迁新居等,这些为春节更增加了喜上加喜的意味。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国的春节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过节的具体形式,但是百年不变的,是春节喜庆的文化本质,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新的纪年到来的不断憧憬,以及中国文化底蕴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祥和与乐观。 春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人人际关系中最温馨最和谐的一面。

那些深藏的春节记忆

五十年代

生产一线过春节



1954年春节,河北省唐山解家套农业合作社的小女孩陈小翠正在试穿妈妈刚做好的新衣。 新华社发

翻开历史,上世纪50年代的春节过得都有点不简单。 1953年的大年初一,正赶上日偏食,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大清早起来拜年,却发现与往常有了一点不一样,从7点27分开始,日偏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954年春节刚过,中央决定准备正式兴建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全长1000多米,自古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将随着大桥的建成变为火车窗外的一道风景。 1958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59年春节,周恩来总理与赫鲁晓夫再次碰杯,中苏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决定未来8年,由苏联方面帮助我国建设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这是我们对上世纪50年代春节的记忆。除了喜庆欢乐,还伴随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欢乐的理由。所以,上世纪50年代的人们最爱说一句话:“劳动最美”。

六十年代

广阔天地过春节

紧日子里过好兴致,上世纪60年代的春节因此令人难忘。平日里粗粮细做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显得分外香;平日里没有零花钱,春节里糊个纸灯笼,买个风车,哪怕是逛庙会什么也不买,都能让孩子大人高兴一年;平日里父母儿女被隔离,能吃上一顿团圆饭,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平生之幸事。 集体性是上世纪60年代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身份证、购货本,组织打扫街道。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从1962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北京青年奔赴东北、陕北和内蒙古草原,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无论冰天雪地还是穷山恶水,都无法阻止他们发现并放大生活中的细微欢乐。 随着整治气氛的改变,人们过春节拜年的方式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春节好!”时钟敲过除夕夜12点,有工作的子女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小辈儿人给长辈磕头拜年的规矩也不时兴了,一般都是提着半斤蛋糕或点心盒子,或送张改良的新年画。不少单位在大年初二组织团拜。大家坐在一起开个茶话会,领导们倡议“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班前喝酒”的春节“四要四不要”,散会后还能用小手绢包点儿花生瓜子给孩子子。 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一角。 新华社发



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一角。 新华社发

“文革”起第一次开展节日营销活动。 “你高考了吗?”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知青、工人、学生、退伍军人见到熟人打招呼的第一个问候。此时的火车站里,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们都在谈论着高考。一个多月前恢复的高考,让数以百万的下乡知青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在春节期间,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至于“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他们入学则是春节以后三四月份的事了。而当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78级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已经结了婚的老大哥,面对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年轻女同学,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的欲念。当时学校要经常接待前来哭诉的“秦香莲”,《人民文学》还发表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的小说《杜鹃啼归》,一时引起轰动。 而在春节期间的上海街头,时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知青们的游行队伍。至于大规模的青青返城潮则是在一年以后了。 改变还在悄悄地继续。所有的改变在1978年的年底达到高潮。12月底,党的十一

八十年代

看着晚会过春节

1983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收到观众来信16万封。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1984年的春晚是一个里程碑,后人似乎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那个高度。 让人想不到的是,获得巨大成功的春晚在次年就败走麦城。1984年的夏天,导演黄一鹤目睹了洛杉矶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表演和国庆35周年阅兵式盛况,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要做一场场面盛大,可比肩这两场盛会的晚会,于是黄一鹤将1985年春晚的舞台从演播室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由于经验不足和灯光、音响、摄录等技术条件的落后,这台台本成功的晚会遭到了观众和媒体的强烈批评。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央电视台不得不在几天后的《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 春晚在1987年费翔烧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之后进入了成熟期,1988年起赵丽蓉登台,1989年宋丹丹亮相,1990年赵本山与春晚“相亲”,都成为标志性事件。 大年三十儿,一家人一边包团子吃年夜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荧屏上的影、视、歌、艺明星同喜同乐——上世纪80年代,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学者称之为“新民俗”。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起,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更为如黄宏、宋丹丹、赵本山、巩汉林、蔡明、郭达等一大批笑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 不知是有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市场上的彩电也紧张,还是家有彩电的人多了,春节晚会才愈发火爆,反正是节前“抢购”彩电可称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一景儿。从1984年进口彩电紧张开始,彩电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紧俏货。1986年下半年起,商店里宣告彩电无货,同时出现彩电票。那阵子,节前能买上一台18英寸彩电可是件大乐事,七姑八姨都

九十年代

走出家门过春节

1994年春节前,北京西城公安干警设立禁放烟花爆竹告示牌。 新华社发 围在家里包饺子看晚会是老皇历了,过节也要过出个性过出新意来。 过去,为了一顿年夜饭,一家人从三十儿一早就开始忙乎。如今,物质快速丰富起来的时代,吃已经不再成为人们的渴盼,怎么吃得健康,怎么吃得省事,逐渐成为时尚。1992年,西单菜市场推出五种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1994年,春节期间,餐馆最常见的大红纸“春节休息”见不到了。家宴设在餐馆酒楼成了时尚。与其在家一通忙活还不如在餐馆里踏踏实实吃一顿呢。1996年,北京城摆起了年夜饭,酒店家宴热热闹闹。到了1997年,年夜饭也要预订,订晚了就剩回家煮冻饺子了。 旅游,同样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春节记忆。 1992年的年三十,五个结伴前往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成为新闻人物,这个团圆的观念正在悄悄改变。这一年,春节机票优惠50%的做法已成为历史。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节晚会的日子也已经过去。1996年的春节迎来最长的公休假,从初一到初七整整一周,机票价格开始上浮。春节,从旅游的淡季变为“黄金季节”,到1997年旅游过年有钱也难,还在1996年12月,东南亚以及海南、

昆明、西双版纳、厦门、武夷山等国内路线已经爆满。据统计,1997年北京春节旅游过年的人数在10万人上下。 商家发觉了春节的商机,电影工作者同样看到了春节蕴含的巨大文化需求。1997年贺岁片开始登场,《编辑部的故事》续集《万事如意》除夕之夜在全国30多家省级电视台同时登场。从这一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开始,电影贺岁片年年如约而至,人们过年又多一乐,片中的经典台词往往会风行一年。从此,也开启了中国电影贺岁档的序幕。

新世纪

变化着的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团聚的日子,他的传统意义并不因为进入新世纪而变得淡漠,但是人文的节日必定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起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进入2000年,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有了更鲜明的时代特色。 世纪初,人们还在用呼机和电话拜年,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呼机此起彼伏,特别是到了午夜0点,呼机响成一片,甚为壮观。2002年开始,人们改打手机,连春晚晚会的节目都以此为标题写歌曲:喂,你在哪呢?吃饭了吗?新年快乐! 而到了2003年和2004年,手机电话几乎被短信代替,编写一条祝福用语,可以一股指发给30个对象,痛快又方便,祝福的话也成了水儿的批发货,在网上可以找到上百条“范本”,任你可劲儿地挑。不过,要想出新,还是很考验人的。有人索性简单一句:新年快乐,XX给您拜年。话不多,但至少透着真诚。从此,短信拜年逐渐被人称为“拜年经济”。 新世纪的春节,增加了一群新的人群,那就是睡觉族,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压力大,而春节可以痛痛快快地睡上三个礼拜。(李瑾整理)

漫话春节



春节,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节日。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种季节又要开始。“春节”这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特指。汉朝时,人们把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立春称“春节”。南北朝时,人们把整个春季叫“春节”。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但一般人称公历元月一日为“阳历年”,仍把农历正月初一称“元旦”。 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中国人习惯上将过春节称作过年。“年”是什么呢?相传“年”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零,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如何才能将“年”躲过去呢?人们发现“年”有个弱点,就是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于是人们便纷纷在自家门上贴上大红纸,屋内保持灯火通明,并在自家门前燃放爆竹。“年”这个怪兽就这样被大家驱赶走。从此,每年农历最后一天,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人们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日久天长,过年这种风俗越传越广,春节就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虽然“年”的故事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源远流长。据记载,中国人过春节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公元前

2100年左右,中国古代的人们以木星运动一周的时间为一年,就将春节叫作“岁”。公元前1000年左右,人们以“年”来表示春节。 除夕是每年农历最后一天,是过年的最后准备阶段,也是春节庆祝活动的高潮。从除夕下午开始,每家每户都要张贴悬挂各类传统的红色装饰品,如对联、窗花、大红灯笼等,寓意着生活红红火火、吉祥如意。除夕晚上,一家人要聚在一起共进晚餐,这恐怕是中国人甚至全球华人一年当中最看重的一顿晚餐,俗称“团圆饭”或“年夜饭”。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人生忙碌碌碌,无非是为了生活幸福,如果一年到头,连与家人一起吃顿晚饭的机会都没有,那是相当遗憾的。 吃团圆饭,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娱乐,直到天亮,这叫“守岁”。这时候,小辈儿孙开始向长辈老人行礼,叫“拜年”,长辈们受礼后要

给孩子们一些“压岁钱”,意在驱邪扶正,帮助孩子于过年,健康成长。天亮之后,到了农历新年的第一月,也叫正月,大家走亲访友,互致新年祝福。 过年的欢乐气氛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各地都举办“灯会”或“花灯”,展示花样繁多的花灯或各种迎春花卉,于是,逛“灯会”或“花灯”就成了人们过年的“收官”之作。 如今,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已经随着旅居海外的华人流传到世界各地,每逢农历新年,很多国家的政府官员都会利用不同场合向华人社区致以新年祝福。美国纽约州等地还把农历春节定为公共假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春节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春节期间,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年味。

